

□那年那月

□赵长春(新乡市)

线面

小村的人,都喜面。

蛤蟆饅饅面,臊子面,炸酱面,焖面,冷面,麻食面,酸汤面,油泼面,拌面,烩面,卤面。各色,各味。

最直接的是捞面。简单到白面条浇蒜汁,至多蒜汁里捣有十香菜。袁店人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吃起来,呼呼噜噜,香甜得很,痛快。

最喜欢吃面的是娄相怀。

与别人不同的是,娄相怀的面不擀。他是搅出来的。

娄相怀搅面,比搅面汤多了份功夫。同样的面粉,一样的小村水,他用一根筷子搅,沿一个方向,狠搅,得把面的油性搅出来,有了黏度,再添些许水,水量就在自己的心中,再搅……如此,依然面糊,但筋道饱满。

搅面的同时,不耽误烧锅。面搅成了,水沸腾了,水花滚滚。娄相怀一手执碗,斜倾,一手竖抵筷子于碗边,面糊沿筷子下溜,如线,扑落在水头上。看是浇下的面汁,如此就成了面,一根,不断线,打着滚儿被水花推成旋儿,白亮亮的,一圈圈,成了一锅好面。

那面,不过水,捞碗里更筋道。配上蒜汁,油泼辣椒,娄相怀吃得过瘾,满头汗,就在小村畔的窑屋里。

窑屋,很少有人住了,娄相怀住。依着一口破窑洞,券了半圈蓝砖,里面是床铺,门内是锅灶。一锅一碗,一案一刀。案少用,多是趁面在锅里煮时,娄相怀走到窑院里,随手拽几片野菜,一洗,青枝绿叶,切了;甚至一撕巴,丢进锅里,压了水头;等水再翻花,菜更青,面更白,更好吃。

午吃面,晚吃面。早晨,娄相怀睡觉。他的理由是不干活,就少吃饭。他的话是:一人吃饱,全家不饿。

在小村,娄相怀搅面,下面,吃面,被瞧成了风景。习惯了,娄相怀专注于手头的碗筷、锅中的水温,面熟,吃喝罢,睡觉。人们就摇头散开。

娄相怀懒。

对此,娄相怀说,我自己有吃有喝,吃好喝好,碍您啥事?!

也是。

就这样,水流,日走。娄相怀搅面,吃面,有些自得。对于自己的面,可圆可扁,可粗可细,一根下来,碗半,刚好够一顿饭。他给自己的面名为“线面”,还拗口地回应别人的问话:问题好吃面,原因面好吃,经验吃面好,努力吃面好,措施面吃好。

一晃,又多年。

这一天,窑屋前来了伊队长。

伊队长喊醒了娄相怀,给他带来了驴肉火烧,当早饭。还带着一袋面、一壶油、一袋米。

娄相怀笑嘻嘻地吃了火烧,收了东西,还如以往要进屋睡觉,伊队长跟了进来,说,不是送你的米面,是我来搭伙的;和你吃住在一起。

娄相怀愣住了:这间窑屋,从来没有入进过!

娄相怀的鼻尖有点酸。

伊队长说,真的,下午我把床铺从村委搬过来,你把电线扯进来,把屋里好好收拾一下。

窑院里干净起来了,屋里亮堂起来了,娄相怀头发理短了,衣服干净了。

娄相怀的“线面”被伊队长发到了朋友圈、互联网上。人们就来小村看搅面,吃线面。伊队长帮娄相怀开了“农家乐”,主打线面,一根悠长的面,沿碗边注进锅里,好看,好吃。

伊队长说,不能一辈子住窑屋,也得富起来,一起奔小康,还得想法把你的手艺儿传下去!

娄相怀又是满脸的红,我是懒人懒法儿。

伊队长说,好好干,心不懒了,啥都

好了。

果然。

看着娄相怀的劲头,我也就听了伊队长的话,走进了娄相怀的窑院。桃花红着,梨花白着,还有伊队长种下的各色的花,成为我和娄相怀牵手的背景。他人并不坏,只是当年没有考上大学,心仪的人又离开了,就灰心丧气了……

第二天,我们感谢伊队长,我擀了面条,荤素臊子,油泼辣子,麻油蒜汁,娄相怀和伊队长比赛吃。吃着吃着,娄相怀泪流满面,还是擀面好吃啊。

伊队长哈哈大笑,好吃的多着呢,撸起袖子加油干吧!等有了孩子,可别让他学你这一根筋。

我们就好好干起来了,我擀面,他搅面。人们送我们家一个名字,“夫妻面”。我总觉得俗气。

他总觉得俗气。

就在伊队长离开小村的头一天,我们给他煮了一碗面吃,请他给起个名字。

队长看看我们两个,一笑,面依碗,相依的依。

娄相怀先点头,后摇头,说,“面伊碗”,队长的伊。

哈!哈哈!哈哈!

我们都笑了……

为文明新乡点赞

鸟儿翩然来

□赵绪川 摄



秋水起微澜

□赵绪川 摄



用手机记录生活,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,将眼前的风景定格。爱家乡,更爱镜头里的新乡,为文明新乡点赞。
 来稿要求:展现新乡城市美景、宜居环境、风光地标、美丽生态等方面,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。
 投稿邮箱:pywbmywy@126.com

